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二回 接匿名信老爺動怒 訴覆盆冤愛妾撒嬌

一宿無話。次日清晨，光裕起身盥洗畢，便往母親房中問安。那時陳太太還未起身，張媽正在掃地，邵氏也不曾下床。光裕與她雖係近鄰，卻不常見面。有時偶然相遇，也在牆陰路角，彼此俱不留意。昨日又因避亂念切，心緒匆匆，今日相逢咫尺，兼之晨曦初上，房屋是朝南的，面前一帶玻璃窗上，日光映入，照得纖毫畢露。邵氏穿著件月白色緊身衫子，水灰色棉襖，鬢髮蓬鬆，星眸慵啟，正屈著一膝擱在腿上，穿那雙一塵不染的白鞋兒，雖是六寸圓膚，卻別具一種丰韻。光裕看得呆了，邵氏見光裕進來，想起那日張媽說他不肯重娶的話，不由的抬頭向他面上一望，恰巧兩人的眼光撞個正著，彼此心中一動，霎時邵氏面上起了兩朵紅雲，羞得回過頭去，故意將李氏推醒道：「媽起來罷。」光裕也覺得十分慚愧，回身便走。他二人這番神情，惟有旁觀的張媽心中明白，口內不言，暗下十分歡喜。當下光裕才跨出房門，便與如海撞了個滿懷，彼此都說一聲嘆。如海對光裕看上一眼，微笑道：「你好早啊！」光裕道：「我在家原早慣的，母親還不曾起來呢。」如海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清早趕進來看誰？」光裕聽說，臉上一燥，也不回言，一溜煙奔向書房中去了。如海不覺哈哈大笑，這一笑驚動了陳太太，一翻身坐起道：「原來你們都起來了。」如海應著進來道：「正是呢。姊姊昨晚可有什麼不舒服麼？」陳太太笑道：「我到你們這裡，勝似上天堂了，還有什麼不舒服呢。」如海道：「姊姊怎說，我們自家人還用客氣嗎！倘若下人不聽使喚，你儘管告訴弟媳便了。」說著回頭見張媽還在掃地，佛然道：「那那那松江娘姨，可不是反了麼！什麼時候，還不進來掃地，卻要姊姊的梳頭娘姨動手。」陳太太道：「她原是勤力慣的，一得空便要揩揩抹抹，地下昨夜已掃過咧，你休錯怪下人。」張媽也丟了掃帚笑道：「果然昨夜我們安歇時，那松江娘姨曾進來掃地，我平日起來便收拾地下，今日覺得沒事，手臂癢癢的，因此尋把掃帚，有掃沒掃的掃掃，不料被少爺看見，倒冤枉了松江娘姨咧。」陳太太笑道：「如何？以後不許你多事。」

張媽諾諾連聲。如海笑了一笑，忽然又發作道：「小大姐那裡？」便連一接二的叫小大姐。那小大姐名叫阿翠，才只十三四歲，見主人發怒，嚇得戰戰兢兢，站在門口不敢入內，房中陳太太等人也不知為著何事，都替她捏著一把汗。如海一手捻著阿翠一隻耳朵，拖進房內，那阿翠已驚得哭了。如海惡狠狠的道：「我昨夜不曾對你說嗎，叫你早起到這裡來伺候，你耳朵難道聾了，怎麼連半個影兒都沒有。你看這位奶奶起來已經半天，你還不打臉水進來，這等偷懶，還當了得，下次若再如此，仔細揭你的皮。」說畢，才把手放下，叫她快去。那阿翠揩著眼淚，走了出去。邵氏方知為的是她，十分過意不去。如海又向邵氏陪罪道：「這些下人真不中用，請嫂嫂莫要見怪。下次倘有什麼不當意處，告訴我重重打她便了。」

邵氏面漲通紅道：「這都是我的不是。方才她已問我，我叫她緩緩的呢。」陳太太笑道：「他這種冒朱脾氣，至今還沒改。方才霹靂火似的，我不知為著什麼大事，原來卻為打臉水這點小事，也值得大驚小怪，把小大姐嚇得哭哭啼啼，活似當年孩子氣一般。」如海笑道：「姊姊還提舊事呢。我明兒留了鬍子，你還當我孩子麼？」陳太太笑：「那怕你鬍子都變白了，我一閉眼便想起你那一種賊忒理嘻的腔調，誰說不是個孩子。」這句話把眾人都引得大笑。如海見李氏正在向他望著，便湊趣道：「王家太太，你想我家姊姊，把我這樣大年紀還當作孩子呢。」

李氏笑道：「姊弟原沒有老少，童年丫角，到白髮盈頭，本來極快的。目下少爺還在壯年，陳家太太年紀也未老，回憶當年情景，怪不得如在目前。待到一對兒白髮盈頭，那時重提舊事，才是太平佳話呢。」說時，見阿翠已提著一壺熱水進來，一手還拿著封信，遞給如海。如海見是倪俊人的筆跡，即忙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歪歪斜斜，寫著兩行草字道：刻有特別要事，恭候駕臨一談，千萬勿誤。如海兄電。俊人頓上。如海看罷，便問阿翠：「這封信是誰送來的？」阿翠道：「是倪家車夫送來的，還在外面等回音呢。」

如海聽說，即便走到外面，只見倪家拉包車的阿三，正銜著一枝香煙，立在階沿上，調那只八哥兒取樂，見如海出來，便笑嘻嘻的叫聲錢老爺。如海道：「你家老爺現在哪裡？」阿三道：「老爺現在卡德路公館內，叫我請老爺快去呢。」如海道：「你可知他請我為著何事？」阿三道：「這卻不知。方才我們老爺接著郵政局寄來的一封信，當下便怒氣勃勃，打發我來請老爺快去，卻不知究竟為著何事。」如海聽說，吃了一驚，暗想大約又是恐嚇信了，便叫阿三先走，我即刻便來。阿三去後，如海上樓，回進自己房內。薛氏正擁被坐在床上，上身被著件棉襖，一手執著一杯蓮子羹，一手用把小小銀匙，一匙一匙的向嘴裡送著。見如海進來，便冷冷的向他披著嘴一笑道：「你好孝順。大清早起，便到母親房中間安去了。」如海道：「誰說母親房中，我方才在姊姊那裡呢。」

薛氏笑道：「原來在姊姊那裡，我纏錯了。究竟你們姊弟要好，昨夜還講到半點多鐘，只隔一宿，又記掛著，一起身便性急慌忙的去望這位親姊姊，我看你也不必出去辦事咧，成日在家陪著她罷。」如海道：「你說些什麼？難道有親眷住著，做主人的冷冰冰聽他陰乾不成？」薛氏道：「好啊，你真是一個熱心人。上半年我家母親到這裡來，住有半個多月，你足足見了她四五次面。好一個有親眷住著，做主人的冷冰冰聽他陰乾不成！」如海笑道：「噢，我又不曾得罪你，為什麼一開眼便尋人淘氣呢？若說當日你家母親在這裡的時候，原是你說的，她並不是你生身之母，叫我不必去恭維她，如今又何苦把這件事來難我呢！」

薛氏道：「你倒推得乾淨，我且不说這個。便是你那位姊姊，平常有一年半載不到這裡來，從未聽你說起紀念她的話。有時她家請你前去，你還要托故推辭，為何現在又變得這般親熱起來呢？」如海笑道：「你瘋了麼？這些話都教我從那裡說起呀。」薛氏哼了一聲道：「我瘋麼？我卻罰罪不瘋。我看你瘋了，什麼姊姊咧妹妹咧，自己問問心看，還是嫂嫂罷。」如海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原來為著這個，卻大兜著圈子講話，弄得人不明不白。你放心罷，我下次不進她的房門何如？」

薛氏道：「誰教你不進誰的房門，你盡顧望你的親姊姊親嫂嫂去，與我什麼相干！須知這種人白虎當頭，孤鸞照命，嫁一個死一個的，你盡走你的道兒，我也預備著守寡罷咧。」說著，把那杯蓮子羹用力向梳妝台上一摔，賭氣不吃。如海見杯中已剩得三五顆蓮子，便拿起來一口呷盡道：「你不吃還是我吃，看誰佔便宜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換好衣服下樓，見包車夫阿福，已將那輛三灣頭的橡皮車，拖在門外伺候。如海跨上車，阿福灑開大步，直向卡德路奔去。且說這倪俊人，便是上回薛氏所說的倪老爺，原籍湖南長沙人氏，曾放過一任實缺知縣，手中很有幾個造孽錢，在租界上頗有勢力。共有三起公館，一所在虹口，是他大婦的住宅。一所在卡德路，卻是姨太太住著。一所在愛而近路，乃是二姨太太。還有三姨太太，卻與大婦同住，俊人與如海最為交好，遇有不決之事，都與如海商議，因此如海把他當作護符，他也把如海當作手臂。然而他二人的交情，卻仗俊人第二妾之力，你道為何？原來俊人第二妾，乃是堂子出身，名喚無雙，在先本是如海的相好，只因如海生平專喜交結官場，那日在無雙家宴客，席間有個朋友，代他請了俊人。豈知俊人是一個色中餓鬼，當時很看上無雙，只礙著如海，不便割他的靴，故此與如海相與得格外親熱，卻時常勸如海在無雙院中請客，自己也不時前去走動。如海起初不覺得什麼，久而久之，漸漸看出他的意思，心中不免懷著幾分醋意，意欲與他決裂，又恐自己不是他的對手，只得忍著。後來忽然生出一條主意，暗想他既然看上無雙，究竟無雙是一個妓女，並不是我的禁脔，何不趁他心熱如火的當兒，做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，於自己並無所損，還可討好於俊人，將來未必沒有益處。

這夜如海便約俊人到無雙院中，三面言明，辦那移交的手續。俊人果然十分感激如海，便許他是平生第一知己。不多幾時，俊人便娶無雙作他的二姨太太，在愛爾近路租一所公館，與他居住，如海也常時前去，無雙並不迴避。有時也到如海家來，如海又將長女秀珍，把俊人拜做寄父，無雙為寄母，兩家時常往來，有如至戚一般。去年無雙忽生下一個兒子，俊人益加寵愛，這也不在話下。那年上春，俊人忽然接到一對匿名書信，乃是革命黨給他的，說他為著某事，與黨人作對，教他提防著吃手槍。這時候正與金琴蓀被刺，相隔未久。俊人得信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便與如海商議。如海笑：「這種信希罕什麼，說不定是別人假冒，有心恐嚇，你

只消置之不理罷咧。怕他則甚。」

俊人還覺得有些膽怯，便請了一個做偵探的張榮，隨身保鏢，出入不離，果然未曾遭人暗殺。這天如海接了俊人來信，又聽阿三一番說話，料定俊人又接到那革命黨人的書信。誰知道一到那邊，大出他意料之外，只見俊人怒容滿面，身子斜倚在沙發椅上，口中銜著枝雪茄煙，大約話說的時候太久了，故而雪茄煙頭上，已經煙消火灰。在他身旁，卻站著那位姨太太，一見如海進來，便翩然避入裡面。俊人見了如海，並不起身招呼，略略把手揚，如海便在他對面椅上坐下，早有裡面的使女送茶出來。如海呷了一口道：「今兒又鬧什麼岔子？這時便著人來叫我，累得人點心也沒有吃，難道又接著革命黨的信麼？」

俊人霍地站起道：「你猜著了。岔子雖沒有鬧，信卻有一封，但不是革命黨的，你想終朝打雁，今天給雁啄了眼珠，笑話不笑話呢！」如海聽了，不解所謂，便道：「你說什麼？今天怎的把悶葫蘆給我猜起來了？」俊人也不作聲，划了根自來火，把雪茄煙點著，惡狠狠的呼上幾口，才說一句：「真是笑話。」說罷，又背著手踱來踱去，一語不發。如海弄得呆呆發愣，忽然俊人長歎一聲，如海也定了神，大聲道：「姓倪的，你怎麼了？究竟有什麼過不去的事，可說的盡說出來。若是不可說的，又何必多此一舉，請我到這裡來呢？」

俊人聽說，對他斜睨一眼，回身坐下，歎道：「你倒冒起火來了，這也有趣得很。我自己為著冒火，才請你來。你與我一對兒冒火，卻教誰來潑水呢？」如海聽說，不覺笑道：「你今天大約瘋了，怎麼說出這種不倫不類的話來？」俊人道：「且住，請你看這封信。」說著，由懷中摸出一封信，遞給如海。如海連忙接在手中一看，見是個大官封，工楷寫著，要函送卞德路倪公館，呈倪大老爺篆俊人助啟，下書名內具三字，後面黏著一分郵票，乃是本埠所發。如海笑道：「這人倒是個書啟老手，官場信的格式很熟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抽出那封信來念道：仰瞻星斗，晉謁無由。恭維俊人仁翁，花滿印床，香浮琴座，俗自化於懷冰，吏不煩於抱牘。如海念著笑道：「這種官樣文章，虧他從哪裡摘來。原是些奉承話，又要動什麼氣呢？」再念下去道：某等自問無狀，不能體隱惡揚善之心，竟以不入耳之言，上瀆清聽。然在仁翁顏面攸關，某等既有所知，又何忍緘默，不進忠告。念到這裡，聲音不覺漸漸低了下去，心中突突亂跳，那下面幾句，再也念不出口，只得默念道：尊妾無雙，係出娼家，楊花水性，自仁翁收納下陳之後，不知感德，縱欲無度，陰結侍兒，勾致惡少，丑聲四布，鄰里感知，而仁翁毫無所覺。如海暗暗說了聲慚愧，再看下面是：某等目睹此狀，頗抱不平。素欽仁翁以文章為政事，以仁義為漸摩，絕非帷薄不修者所可比擬。用敢冒罪上書，務祈鑒納。亡羊補牢，時猶未晚。願仁翁後此善為防閒，毋使妖姬浪子，肆所欲為，某等雖居局外，與有厚望焉。謹啟。餘不贅。愛爾近路鄰人公啟如海看罷，十分驚異，假意笑道：「你以為這信內的話是真的麼？」

俊人道：「我也不能說他是真，更不能說他是假。須知世間萬事，決沒有無端發作的。若說沒有這事，此信從何而來？若說果有這事，又與寫信的人什麼相干呢？」如海道：「這倒容易。信內不是說愛爾近路鄰人公啟麼？只消到左右鄰家一問，曾否發過此信，倘說沒有，不消說得，這信內的話，也一定是假的了。」俊人道：「你也瘋了。寫信的人既不肯署名，這鄰人公啟字樣，原不過蒙人眼目而已。像你這樣刻舟求劍辦法，一世也不能水落石出。照我的主意，還是拿了這封信去問無雙自己，看她怎樣回答？」如海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她為人素性率直，聽了這種誣蔑的說話，倘若鬧出三長兩短，如何是好？」俊人笑道：「住了。我且問你，家醜不可外揚，這句話是不是？」如海道：「是的。」俊人道：「然則你又不是一家人，我為什麼告訴你這件事呢？」這一句可把如海難住，半晌才道：「這是你的意思，誰知你存著什麼心腸呢？」俊人笑道：「我卻有一層作用，你若猜得到，你改日請你林文仙家吃一台酒，也算謝你今天枵腹之勞。」如海道：「這句話當真麼？」俊人道：「誰來哄你。」

如海想了一想，拍手大笑，豎起一個大拇指頭道：「妙法妙法，佩服佩服。不過這一台酒，你可賴不脫了。可不是你要我在不得開交的時候，做一個和事老麼！」俊人笑道：「著了！你且等一等，待我預備預備回去。」說著徑自進去。如海心中暗想：這封信著實有些奇怪，無雙為人難保不走邪路，然而寫信的人，也一定不是好人，其中必有廿一日酉時在內，幸得俊人是個粗漢，而且溺愛無雙，一見面早已骨軟筋酥，料想不致鬧出事來。倘若真個要追根問底，只恐連我也不免跡近嫌疑呢。想到這裡，險些兒出了一身冷汗。少停俊人出來，二人仍各坐著包車，到受爾近路公館門首停下。只見小丫頭阿娥，正抱著一隻雪白的貓兒，站在門口，一見俊人，回身朝裡面飛跑。俊人向如海道：「你看這種路道，就有些兒不對。」

如海笑而不言。俊人當先，如海在後，走到客堂內，只見靜悄悄的，一個人影兒也沒有。俊人氣衝衝大踏步奔上樓梯，如海也隨著他走進無雙房內。一眼看見無雙睡在床上，還不曾起身，額角上兩縷劉海發，幾乎把半片臉完全遮沒，卻在發縫中露出兩顆烏溜溜的眼珠兒，面上脂粉斑剝，在白雪紅霞的裡頭，雜著黃黃的條兒，灰灰的點兒。櫻桃口上，兩片猩唇，仍紅得似硃砂一般。一彎玉臂，壓在大紅綉紗錦被上面，穿著妃色絲光捷法布對襟小衫，袖口高高捲起，露出赤金手釧。尖尖玉筍上，套著一隻小小金剛鑽戒子，照得眼前雪亮。俊人跨進房，便覺得鼻管中觸著一股甜甜的香味。又見無雙這一種嬌怯怯的神情，怒氣早消了一半，一時不便發作，只得拖過一張椅子坐下。如海也只可在旁邊坐坐。無雙懶懶的對他們瞅了一眼，把那只露在外面的膀子，縮回被中，淅淅索索了一會，才慢騰騰的坐起，順手在裡床撈過一件棉襖，披在身上，舉起一隻手，把頭髮撻了一撻，回頭向俊人惡狠狠的釘了一眼，似乎怪他不該清早趕來，擾人好夢的意思。俊人很覺過意不去，便期期艾艾的道：「怎麼這這時候還不起來？」

無雙不睬他。俊人自覺沒趣，搭訕著對如海道：「你還沒用點心呢，我們何不到那邊麵館中弄些吃了再說。」如海暗暗好笑，聽他這般說，便道：「使得使得。」當下兩個人重複回到外面，只見阿三阿福兩個車夫，正揪著廝打，一見主人出來，即忙住手，便要拉車過來。俊人止住，教他們等在這裡，不准走開。又向阿三附耳道：「你留心著，若見屋內有人出來，認清了衣裳年貌，少便告訴我，重重有賞。」阿三點頭會意，兩人便到附近一爿徽館中，找個乾淨座位坐下，如海招呼跑堂的拿兩碗雞絲麵。俊人道：「且慢！我們先打兩斤酒喝喝，再用點心罷。」跑堂的答應下去，如海素知俊人不愛喝中國酒，今天忽然變節，心中頗覺納罕。又見他雙眉緊蹙，默默出神，知他懷著心事，也不便同他多說，便命跑堂的拿上幾個碟子，不一會酒已燙好，如海接壺在手，替俊人滿斟上一杯，自己也斟了一杯，先呷一口嚐道：「這酒忒不中吃。」俊人道：「管他呢。」說著，便一飲而盡道：「照杯。」如海道：「你原來是中國酒外國吃法，一口一杯，連下酒菜也不用的。」俊人道：「你說酒不中吃，我說菜不中吃呢。」如海道：「很好。我們各行其素，你喝酒我吃菜何如？」

俊人笑道：「你也太會佔便宜了。」兩人說說笑笑，不知不覺間，一壺酒已喝得一滴無餘。俊人命跑堂的再添二斤酒來。如海道：「少吃些罷，空心酒最容易醉人，少停大家還有事呢。」俊人此時已有了幾分酒意，執意要添。如海知他吃了酒，有點惟我獨尊的脾氣，只得由他。俊人酒酣耳熱，舉手在桌上重拍一下，長歎道：「安得上方斬馬劍，斷卻姦夫淫婦頭。」如海聽了嘖嘖一笑。俊人又道：「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。這件事難道罷了不成？」如海道：「說什麼呢，吃酒罷。」俊人道：「我不喝了。」如海道：「我也不喝了。」

俊人道：「既如此拿面來。」跑堂的聽說，端上兩碗熱氣騰騰的雞絲麵。如海餓了半天，得了面便狼吞虎嚥似的吃個罄荊可恨這碗麵太熱了些，把個舌頭燙得麻辣辣的怪痛。如海大張著口，只顧呵氣。俊人只吃得淺淺半碗，剩下的命跑堂的收去。一算帳共是九角六分，俊人丟了一塊錢，也不等他付找頭來，拖了如海便走。如海著急道：「慢慢的跑呢。」俊人也不作聲，拖了他徑回公館。只見阿三阿福二人，似一對石獅子般的，靠在大門左右，俊人便問阿三，那話兒有沒有，阿三道：「沒有。」

俊人聽說，一氣奔進無雙房中。那時無雙已洗罷臉，正在調勻粉。奶娘抱著兩歲的孩子，坐在床沿上哺乳。無雙見俊人進來，便笑微微的迎著道：「你們在那裡吃點心呢？」俊人一肚子的辛酸氣，自早晨悶到這時候，已忍無可忍，耐無可耐。兼之空腹中灌下了幾斤酒，不覺殺氣陡增，一見無雙這種妖冶神情，愈覺信中之言，千真萬確，霎時間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向無雙兜頭啞了一口，猛然自懷中摸出一枝六門手槍，便要結果無雙性命。如海在俊人背後，看得真切，大驚失色，即忙用平生之力，將俊人抱住，大叫：「使不得的。」

無雙也嚇得魂不附體，一翻身倒在地下。恰巧梳妝台上，那只細瓷面盆，有一小半擱出台外，被無雙身子一帶，撲通一聲，跌得粉碎，膩水滴了一地，把無雙半邊身子都浸濕了。那奶娘嚇得向床後便躲，孩子也驚得呀的哭了。俊人被如海把身子緊緊抱住，動彈不得，口中大怒道：「反了反了，你是什麼人，連我們家事也要干預起來了？」如海氣喘吁吁的道：「你你你可嚇死我了，還不把手槍放下麼？」俊人道：「放屁，我今天非得打死這賤人不可。」如海道：「你的火氣也太大了，不論什麼事，也須問個明白。況且你又不是沒有身分的人，平日南面治人，今日不可聽了一面之辭，鬧出事來，為旁人議論。好在如夫人當面在此，是真真假，不難對質的。」俊人大聲道：「還要對質什麼，橫豎出了岔子，有我抵罪，與你什麼相干！快放手，讓我早些了結這賤人。」如海道：「不行。你若不把手槍放下，我永遠不能放手，那怕你截了我的指頭去。」

俊人道：「罷了罷了，姓錢的你真不是人，我今天牢記著你了。」說著，手一鬆，那枝槍已墮在地上。如海慌忙搶在手中，把俊人擁到靠壁一張西式安樂椅上坐下。自己藏好手槍，拭乾了額角上的汗。再看無雙，已掙了起來。她平日恃著俊人寵愛，因此今晨故意買弄嬌癡，原是在妓院時籠絡狎客的一種手段。不料俊人重來，忽然動怒，在先還以為因自己早起，冷淡了他的緣故。後來聽如海一片說話，反覺莫名其妙，靠在床邊呆呆發怔。如海見她面色鐵青，半片身子似水淋雞一般，倚著床索索亂抖，心中大大不忍，便命她坐下，自己把俊人所接之信，大略說了一遍。無雙不聽猶可，一聽之後，忽然奔到俊人面前道：「老爺，你快快將我打死了罷。這種話莫說老爺聽了動氣，便是我平空遭了這般污蔑，也不願意活著咧。我雖是堂子出身，也知三從四德，既蒙老爺提拔，豈有不感恩報德終身服侍之理。去年叨天之佑，生下一個少爺，我自己正喜終身有靠，焉肯更生邪念。況且公館裡也不止我一人住著，還有娘姨大姐奶孀等人，你不妨問問他們，除卻我與老爺一同出去之外，可曾私自出過大門一步。我自己如此守志，不料還有不三不四的話，傳入老爺耳內，連老爺也不能信我，教我後來怎樣做人。」說罷，倒在椅上，嚎啕大哭。此時那奶娘她從帳縫中鑽出頭來，接口說：「我家姨太太果然十分規矩，平時連房門也不輕易出去，不知哪個天殺的，造出這些謠言，可真是不怕來生爛舌頭麼。我看這封信，大約還是鄰近那些不懷好意的流氓寫的，只因弔不著我們姨太太膀子，才造作此言，哄騙老爺，老爺千萬不可上他們的當，冤枉姨太太呢。」